

社会空间的转向：从资本逻辑到人本逻辑

文贵全^{1,2}, 胡宗纯¹

(1.长沙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长沙 410114; 2.湖南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长沙理工大学基地,湖南长沙 410114)

摘要:近代以来,资本成为社会空间的主导力量,社会空间资本化进程不断加速。个人空间与社会公共空间不断被资本社会空间同化与吸纳,导致人性逐渐被资本扭曲,人们被迫沦为资本的同谋。资本逻辑的异化空间亟须转向人本逻辑的空间新形态。人本逻辑的社会空间遵循人的本质属性和社会历史规律,尊重个体的空间差异和空间需求,以差异化与多元化的“地方”空间丰富社会空间的内涵,并构建具有包容性的人本社会空间。

关键词:社会空间;空间转向;资本逻辑;人本逻辑

[中图分类号]D630;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34X(2024)06-0001-07

DOI:10.16573/j.cnki.1672-934x.2024.06.001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Space: From Capital Logic to Humanistic Logic

Wen Guiquan^{1,2}, Hu Zongchun¹

(1.School of Marxism, Changsh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angsha, Hunan 410114, China;

2.CSUST Institute of Hunan Contemporary Marxism in China, Changsha, Hunan 410114, China)

Abstract: Since modern times, the capital has dominated social space whose capitalization has continuously accelerated. Both the individual space and the public one have been constantly assimilated and absorbed, resulting in the gradual distortion of human nature and the reluctant accomplice of human beings. Therefore, the alienated space governed by capital logic needs to be transformed into a new form of space based on humanistic logic whose social space follows the essential attributes of human beings and social-historical laws, respects the spatial differences and spatial demands of individuals, and enriches the connotation of social space with differences and pluralistic "local" spaces, to build an inclusive humanistic space.

Key words: social space; spatial transformation; capital logic; humanistic logic

一、引言

20世纪下半叶以来,“空间的转向”成为哲

学领域乃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引人瞩目的学术动向:学者们从对时间—历史性思维的偏好转向对空间—地理思维的重视。亨利·列斐

收稿日期:2024-03-2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1ZDA077)

作者简介:文贵全(1980—),男,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科学技术哲学研究;
胡宗纯(1999—),男,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社会哲学。

伏尔、大卫·哈维等从空间视角出发,重新审视和诠释了社会、城市、生产等范畴,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与扩张的剥削性和非正义性,重塑了学界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丰富了自马克思以降人类对资本主义的理解。时至今日,虽然资本力量仍然主宰着自然空间与社会空间,但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这种宰制必然是暂时的、历史的。资本统治人的社会关系,即“物的依赖关系”终将被摒弃,以人本逻辑取代资本逻辑的新空间形态终将到来。

二、资本社会空间的批判

(一)资本社会空间“恶”的形成及其批判

在“空间转向”后的亨利·列斐伏尔、大卫·哈维、爱德华·W.苏贾等新马克思主义者那里,社会空间的本质不是单纯的人类活动的物理场所,它的建构是编织这些活动的关系构式,是不同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1]。总体而言,当今世界仍然受资本主宰,社会空间从属资本主义,资本社会空间是以资本关系为主导的社会所呈现的空间形态。资本社会空间的形成经历了从空间资本的产生到资本的空间化,再到资本社会空间再生产的过程,这一过程充斥着资本的“恶”。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批判的,“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2]

众所周知,资本的本质在于对剩余价值的攫取与积累,这一过程不仅催生了资本本身,更加剧了社会经济结构的不平衡状态。其中,一方是被剥削、被压迫的劳动者,另一方是占有生产资料并奴役劳动者的资本家。这意味着个体所拥有的空间和时间被迫交给了他人而不再属于自我,空间和时间被集中化、抽象化进而被迫同质化^[3]。当劳动者的空间和时间被资本同质化后,劳动者的劳动成果就被打上了商品的烙印并具有了资本属性。在这种同质化生产结构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不得不受资本逻辑支配。自然、社会与人通过资本建立了新的联系,

资本占领了社会的构成要素,使社会空间被资本同质化并成为根本的空间形式,由此,社会按照资本同质化逻辑存在和发展。

资本逻辑的实质就是利用不平等的社会关系占领人的自由时间和空间,它从构成前提到形成过程都充满了“恶”。亨利·列斐伏尔以日常生活批判为基础,阐释了资本主义社会利用时间和空间两个向度来宰制和支配现代人的生存形态^[4]。资本家通过掠夺和同质化劳动者的自由时间和空间,绝对地占有了社会空间和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使劳动者沦为单纯的生产工具。为攫取原材料(生产资料),资本从一开始就肆无忌惮地改造自然、掠夺自然空间,对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造成了巨大破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近代以来,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大都经历了对自然资源肆意掠夺和生态环境恶性破坏的阶段,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往往造成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等严重问题。”^[5]

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既然劳动空间和时间已经被物化并成为资本,那么劳动空间和时间就进入了流通部门。劳动者可以通过购买商品的方式在流通部门换取更多自由空间和时间来满足自身的需求。从本质上来说,这就是物化并占有其他劳动者的空间和时间。如此,从属资本价值的社会关系必然使得空间关系日益紧张,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日益淡薄。由此可以看出,资本社会空间的存在是对人的类本质的背离和破坏。社会空间本应服务于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但当其被资本力量占领和主导并无限扩张之后,结果必然是人类社会与人自身的完全异化。

(二)资本社会空间的剥削性生产

大卫·哈维认为,在资本累积过程中必然会出现“时空压缩”,并产生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从而阻遏其自身的发展。因此,必须通过“时空修复”来缓解全球在空间上的不平衡发展问题^[6]。亨利·列斐伏尔提出“空间生产”概念,

认为“占有空间并将空间整合进资本主义的逻辑是资本主义得以延续的重要手段”^[7]。由此可以看出,资本社会空间的实质就是剥削和被剥削的空间关系。在某一个区域,如果被卷入剥削的地理空间不断扩大,而剩余空间不断被压缩并趋于消亡,那么资本社会空间就无法进一步扩张,就可能被迫转化为新性质的空间。也就是说,在有限的地理空间中,如果资本主导的社会空间发展趋于极致,那么就会逐渐消灭自身。根据马克思的观点,最终消灭并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空间的新空间形式是共产主义社会空间。社会空间的矛盾运动使资本社会空间必然具有扩张趋势——如果它想要维护自身的存在和发展,就必须不断地生产自身^[8]。资本社会空间建立在社会空间已然存在的基础上,并通过对其他社会空间属性的改变、空间关系的分解和重构来进行生产,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对其他社会空间的剥削和同化。

首先,资本社会空间生产体现为对人的自由空间和时间更普遍的剥削^[9]。在历史和现实中,资本主义国家对内进一步压榨民众的自由,迫使其更加服从资本生产过程;对外则通过战争、殖民等手段直接掠夺他国财富,使生产者与生产资料分离。其次,资本生产过程对自然资源有着极大需求,资本社会空间生产是在进一步占有和分配自然资源的基础上实现对剩余价值的攫取。在资本逻辑下,人的本质属性、社会关系等被物化为实现资本增殖的工具和手段,劳动产品也在普遍的社会交往关系中获得了商品的形式。最终,社会空间中人与人、人与物以及物与物的关系都被资本化了。最后,资本社会空间生产对人的意识空间进行剥削。它将空间概念抽象为同质化的意识空间,并通过舆论、教育、宣传等手段弱化或掩盖人的类本质意识,从而实现资本社会空间价值取向的认同。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

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10](P402-403)}由此,资本社会空间实现了对“他者”社会空间的占有,完成了资本社会空间的生产 and 扩张。资本社会空间的剥削性生产损害了人的尊严和自由、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人类的价值追求和人文关怀,最终导致人类的异化。

(三)资本逻辑主导下社会空间的异化

当原本的社会空间不能再容纳其自身时,资本社会空间便将扩张的对象转向“他者”的社会空间,将社会“他者”与“自我”合二为一,将资本剥削过程隐蔽化。资本社会空间在占有主体劳动的同时,消解了主体的反抗能力,使主体完全被资本所奴役,掠夺主体“栖息的家园”,并且把人与物的关系颠倒过来^[11]。资本社会空间的无序扩张导致社会空间成为束缚人身自由和压抑人类心灵的“中世纪教会”,社会空间的资本同质化整合和情感碎片化将人的世界割裂为难以共情的“交易所”,异化的社会空间挑起了人与自然前所未有的激烈矛盾^[12]。

马克思常用“抢夺”“盗窃”“侵占”等词语指控资本主义的恶行。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类本质的异化状态。他指出,“结果是,人(工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吃、喝、生殖,至多还有居住、修饰等等——的时候,才觉得自己在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觉得自己不过是动物。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10](P54)}可见,资本逻辑要求人成为其附庸并为其服务,空间不再服务于人,反而压制人的发展,导致人的异化与社会空间的异化。

在生产空间之外,人类还用实践创造了自己的生活空间。相较于生产空间,生活空间是人类的“栖居”场所,是远离矛盾斗争且能够自由支配自我活动的空间^[13]。当社会空间被资本化为资本社会空间后,生活空间的功能和价值

也因此遭到破坏,被资本侵入并成为重要商品。为了获得生活空间,人们就要付出自由空间和时间,为资本生产空间劳动,以换取能够购买生活空间使用权的货币。于是,生活空间在一定程度上异化为人的负担,甚至成为人的“主人”^[14]。另外,在资本社会空间中,一切人类的生产生活资料、满足人类高层次发展需要的资料、社会关系的对象都被资本化,生活空间也难以避免与其他资本化的“赛道”接轨和互动,并逐渐异化。

在资本逻辑主导下,资本社会空间的商品生产和价值交换成为社会普遍交往的纽带,个人、民族、国家之间的沟通交流以资本价值的交换为第一导向,而忽略了对文化、生态等方面的关注。由此,资本逻辑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人类发展潜力,严重阻碍了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在资本社会空间的人口区域划分上,依据资本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来规划资本社会空间的做法,造成了空间格局的失衡。处于失衡空间的人与物从根本上受资本逻辑的制约,空间内的人、物以及彼此的关系呈现碎片化、资本化的趋势。正如亨利·列斐伏尔所言:“它制造出贫民区、单位、密如蛛网的独栋住宅……于是就有了这样一种刻板的分区:住宅区、商业区、休闲区、边缘空白区等。”^[15]这样,人类共情、共生、共同的空间观念被资本社会空间撕裂,人类社会的内部矛盾越发凸显。

三、空间逻辑的转向

(一)资本逻辑的困境

在利益驱动下,资本社会空间物质要素的爆炸式增长,将人类社会置于危险的境地。人类正在面对并将持续面对两类可能毁灭自身的矛盾:一是空前剧烈的人与自然的矛盾;二是愈演愈烈的人与人的社会矛盾。虽然这两类矛盾贯穿整个人类历史,但其真正凸显于资本社会空间产生之初,并在资本社会空间扩张遍及全球之时成为全人类的生存危机。大卫·哈维指

出,“使万物商品化,使差不多所有的事务(包括与知识生产相关的那些事务)都服从于单一的商业利润率和成本收益计算逻辑,这是一种占据主导地位的思维方式。”^[16]在大卫·哈维看来,正是这种霸权主义导致了当代的环境困境。

恩格斯认为,人类生存必不可少的是生存资料,然后是享受资料、发展资料^[17]。大自然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人类通过利用自然、改造自然获取必需的生存资料来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由此,造成了人与自然之间难以消除的矛盾。尤其是在资本社会空间形成后,资本扩张的本性使人类对自然的掠夺、占有和破坏日趋严重,地球空间的自然属性日趋弱化,能够供人类继续扩张利用的自然资源日益减少甚至逐渐消失。

在爱德华·W.苏贾看来,资本主义的存在本身即是以地理上的不平衡发展为支撑和重要先决条件的,其内在地建基于区域或空间的不均等^[18]。在资本社会空间中,空间关系一直处于紧张和扭曲状态。资本社会空间生产引发的利益失衡,导致社会空间的社会矛盾日益加剧。当人类社会难以从科学技术中获得生产力突破时,剧烈的社会矛盾可能会迅速集中爆发,破坏人类的发展成果。资本逻辑依靠剥削剩余劳动来实现资本积累、资本流通和社会空间聚合。在资本社会空间的生产和扩张中,这种逻辑衍生的社会模式会不断同化“他者”的社会空间。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数量不断增加,剥削者同时也是被剥削者,劳动与其创造的劳动价值不断背离并形成巨大落差。“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也不是团结和睦的,劳动和资本的分离导致了普遍利益和私人利益的冲突、被剥削者和剥削者之间的对立,人与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金钱利害关系外别无其他。”^[19]

因此,在生活和实践的空间关系上,现实的矛盾反作用到意识层面,导致感性和理性的不断分层和割裂。“利益至上”的导向压抑了人的本质需求和精神需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逐渐

冷漠化、虚假化。作为联结国家、民族、个体之间的空间纽带——共情和同理心,也被资本削弱和扭曲。人类社会面临空前的信任危机,即通过资本利益联结形成的联盟难以保证人类选择的一致性,人类社会终将因利益分配失衡而分化并由此产生严重的内部斗争。

(二)人本逻辑的必要性

人本社会空间强调对人本质需求的关注和尊重,由人创造出的社会空间必须是因人存在,而不是“奴役人的枷锁”。资本宰制下的社会生产带来的异化必须被消除,正如居依·德波所批判的,“与其产品分离的人,他越来越强大地生产其世界的所有细节,于是就越来越处于与其世界分离的境地。尤其是他的生活现在已经成了他的产品,尤其是他已经与自己的生活相分离”^[20]。经济增长加重人的异化的局面应该被改变,社会空间的生产和发展逻辑应该遵循人本理念,要在解放被资本异化的“他我”的过程中找回“真我”的类本质,推动人本社会不断完善,从而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人本社会空间的底层逻辑是围绕以人为本的空间关系而构建的。以人为本的逻辑基于对个体差异性的尊重,在社会交往和沟通的“差异的碰撞”中,获得共情和同理心,并进一步产生文化共性,重塑社会空间中人与人的关系。另外,在人本社会空间中,“以人为本”天然蕴涵着人类永续发展之意,它是社会运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资本社会空间中,人类已经充分认识到对自然的破坏实质上就是对自我的伤害。保护自然环境和生态系统是人类得以永续生存和发展的必要前提。因此,在人本社会空间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发展理念是人本社会空间的应有之义。如此,遵循人本逻辑发展出“人人关系、人物关系、物物关系”,并形成有机的整体空间关系。

人本社会空间的宏观逻辑是在文化“差异—包容”基础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空间。不同于资本社会空间毫无顾忌地对其他差异社

会空间的剥夺和同化,人本社会空间是对差异化社会空间的尊重和超越,并进一步成为社会空间“差异—多元”和“存在—繁荣”的前提。

人本社会空间生产的关键在于对资本社会空间的扬弃——抛弃资本社会空间的剥削关系,保留国家、民族、地区等差异文化的互动、交融与共生,构建一个共同性与差异性共在的社会空间。在人本社会空间中,人类成为具有深刻同一性的共同体,个人的命运被抽象为人类的命运,人类的命运也被具体化为个人命运^[21]。只有这样,在面对人类的整体性危机时,人本社会空间才能够保证空间中的一致性,共同解决问题、共谋人类发展,有效化解在资本社会空间中因利益分化而削弱社会整体力量的问题。

在人本社会空间中,人与自然之间具有共生共建的关系,两者不再对立,人与自然的矛盾随着人本社会空间的生产和发展逐步得以缓和。人与人的矛盾在人本社会空间中逐步化解,人与人之间不再被抽象地定义为剥削和被剥削的阶级关系,每个个体都是“个性差异—文化多样”家园中的“一份子”。个体差异在人本社会空间中充分流动和互补,让社会空间形成“张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得以改善,社会信任得以恢复,社会空间充满生机,人类的凝聚力进一步增强。

四、人本逻辑下的未来空间

(一)自然空间的新形态

人类史就是一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历史。无论是最初对生存资料的直接获取,还是如今对自然资源的深度开发与利用,都建立在自然先于人类存在的现实基础之上。与此同时,在被人类社会化的过程中,自然逐渐丧失了其特有的属性,逐渐由“自在自然”转化为“人化自然”,“自在自然”的资源供给潜能被削弱。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大工业与大农业的发展会不断地榨取、滥用和破坏自然资源,这揭示了资本社会空间下生态危机的关键成因^[22]。为了实

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必须转换空间实践的主导逻辑,从人本价值和生态价值取向出发来把握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关系。通过社会生产力的进步来反哺自然,实现自然的再恢复和再生产,保证人类“家园”的恒久持续和勃勃生机。

在人本逻辑的主导下,自然空间新形态的建构成为人们共同的发展理念。在自然空间新形态的建构中,要清退某些不合理的人工物,修复被破坏和污染的自然要素,对空间中的生产要素进行合理生产与再生产。在此过程中,注重自然的结构性恢复和生态环境的整体性重塑,帮助自然循环系统回归正常运行的轨道。

在人本社会空间的建构中,一方面,要推进自然要素的生产、改造以及对自然的修复;另一方面,要强化敬畏自然、热爱自然的理念,深入理解人地共生的存在论关系。正如奥尔多·利奥波德所倡导的,“要把人类在共同体中以征服者的面目出现的角色,变成这个共同体中的平等的一员。它暗含着对每个成员的尊敬,也包括对这个共同体本身的尊敬。”^[23]因此,自然的社会化生产不仅包含自然的物质生产,还包含对自然观念、自然文化的精神生产。段义孚也强调,要在人造空间中融入自然元素,唤起人类深层意识中的“恋地情结”(Topophilia),创造真正属于大地之上的人的“地方”^[24]。人本社会空间观念将澄清被资本扭曲的自然观念,让人们更好地认识自然、欣赏自然,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深层次联系,增强人类对自然的亲近之情,并最终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景。正如大卫·哈维所言,“人道主义反叛的种子已经播下,它反抗的是将自然和人性视为纯商品形式的不人道本质。疏远自然等同疏远人类的潜力。这释放出一种反叛精神。在这场反叛中,尊严、尊重、同情、关怀、爱心等词语变成革命口号,求真和求美的价值观取代了社会劳动的冷酷计算。”^[25]

(二)差异空间的构建

构建新形态的自然空间、促进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是构建未来空间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时,要破除资本逻辑主导下的同质化与重复性的生产和消费方式,构建尊重差异性和多样性的差异空间。如此,“现实的人”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超越马尔库塞所言的“单向度的人”。

在人本逻辑主导的社会空间中,尊重人类文化的多样性,构建具有勃勃生机与活力的“差异”空间,旨在破除资本社会空间造成的空间同质化现象,缓解因过度物质差距和精神断层而引发的社会矛盾,为解决地区、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提供可能。

从人本逻辑的视角来看,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要求文明具有丰富性与多样性,因为只有具有差异性与多样性的人类文明共同体,才可能有效应对人类面临的诸多挑战。如果社会仅以单一的形态运转,就难以应对某些重大挑战与矛盾。在人本逻辑主导的社会空间中,必然要求多种文化和文明要素共同发展、互补共生,增强社会空间的韧性和张力,消除资本逻辑造成的文化扁平化与同质化现象。这种具有张力的社会空间既尊重个体的差异性,在个体差异性与多样性的基础上展开交流,促进类群体文化更新,又在类群体的文化碰撞中借鉴和吸纳其他类群体文化以产生文化共鸣、实现文化融合。如此,则可能实现费孝通先生所言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26]。

(三)人本社会空间的全球构建

当今世界正处于重大变革时期,无论是生态圈受损、气候异常、新型病毒等自然危机,还是战争、核威胁、恐怖主义、金融风暴等社会性危机,都将严重影响人类社会文明发展进程。人类社会——全球近代史以来续存的社会、所有不同区位的社会都同系于一种命运。资本全球空间化与全球空间资本化使得人类正在形成一个以资本为中心的全球共同体。被资本宰制与割裂的社会空间走向同质化、碎片化;个体的一致性仅仅产生于短暂的利益交汇处。这是一个矛盾突出且难以调和的脆弱的共同体,这种

局面亟待改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西方现代化的最大弊端,就是以资本为中心而不是以人民为中心,追求资本利益最大化而不是服务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导致贫富差距大,两极分化严重。”^[5]人类需要摒弃这种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空间生产模式,通过重新审视人类的生存状态与现实需要,构建开放多元、共建共享、合作共生的包容性社会,形成以人为本的全球性共同社会空间。这一社会空间突破了个体、民族、国家的利益边界,各主体互相包容、互相支撑、互相促进;这一社会空间指向了更宏阔的人类整体命运,人类通过非对抗性途径解决社会内部矛盾,不断降低空间自我摧毁的风险。

人本社会空间为人类文明多样性的持续发展提供了保障,其内部存在的差异构成不同文明共同发展的动力来源,为构建更美好的未来社会提供了可能。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每种文明都有其独特魅力和深厚底蕴,都是人类的精神瑰宝。不同文明要取长补短,共同进步,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27]

[参考文献]

- [1] 张一兵. 社会空间的关系性与历史性: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解读[J]. 山东社会科学, 2019(10): 24-30.
- [2] 马克思. 资本论(第一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8: 871.
- [3] 孙全胜. 马克思“空间生产”生态批判伦理的三重理论形态[J]. 重庆社会科学, 2020(7): 35-50.
- [4] 姜华, 潘禹非. 列斐伏尔规训批判思想论析[J]. 学术交流, 2019(12): 23-31.
- [5] 习近平. 中国式现代化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J]. 求是, 2023(16): 4-8.
- [6] [美]大卫·哈维. 新帝国主义[M]. 初立忠, 沈晓雷,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67-68.
- [7] Lefebvre H. The survival of capitalism: reproduction of the relations of production[M]. London: Allison and Busby, 1976: 85.
- [8] 任政. 资本、空间与正义批判: 大卫·哈维的空间正义思想研究[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14(6): 120-129.
- [9] 贺汉魂. 资本扩张的逻辑及其防治之道: 重温马克思的资本批判思想[J]. 海派经济学, 2022(1): 1-18.
-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 [11] 廉洁. 从“他者剥削”到“自我剥削”: 韩炳哲对马克思剥削理论的重构[J]. 国外理论动态, 2022(3): 54-63.
- [12] 张晶晶. 空间发展悖论: 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空间的批判[J]. 理论导刊, 2020(2): 42-49.
- [13] 林琳. 海德格尔论技术时代的空间危机[J]. 学术探索, 2021(1): 1-8.
- [14] 齐勇, 李晓光. 马克思主义空间思想的人民性[J]. 理论视野, 2017(11): 9-12.
- [15] [法]亨利·列斐伏尔. 空间的生产[M]. 刘怀玉, 等,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2: XXVI.
- [16] [美]大卫·哈维. 希望的空间[M]. 胡大平, 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218.
- [1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九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548.
- [18] [美]爱德华·W. 苏贾. 后现代地理学: 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M]. 王文斌,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3: 162.
- [19] 付文军. 共同富裕的政治哲学阐释[J]. 思想理论教育, 2022(6): 39-45.
- [20] [法]居依·德波. 景观社会[M]. 张新木, 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14.
- [21] 夏银平, 何衍林. 从资本逻辑到人本逻辑: 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全球空间的伦理重塑[J]. 学习与实践, 2021(8): 45-53.
- [22] 马克思. 资本论(第三卷)[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8: 919.
- [23] [美]奥尔多·利奥波德. 沙乡年鉴[M]. 候文蕙,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9: 226.
- [24] [美]段义孚. 恋地情结[M]. 志丞, 刘苏,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8: 168.
- [25] [美]大卫·哈维. 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M]. 许瑞宋,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6: 292.
- [26] 费孝通. 费孝通论文化自觉[M]. 费宗惠, 张荣华, 编.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9: 262.
- [27] 习近平.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568.